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

双心茧

台声出版社

1

台北的除夕夜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经过前几天大街小巷的车水马龙热闹之后，除夕的热闹已经迁隐到家家户户的门内去了。晚饭后的大街上，行人和车辆都少得不能再少，家人全都留在家吃年夜饭，因此每个窗户都透着通明的灯光，把个台北装点得又是另一番的灿烂辉煌。

南京东路和基隆路交界处的一个新社区里，宽广的巷子两旁是些四层到五层楼的新式公寓房子。除夕夜为这个宁静的住宅区增添了些肃穆的气氛，这一区的最后面，两条巷子交叉处的一栋四层楼房子，两边临街的窗子灯光特别明亮，由窗口占地的广宽面看来，这里的房子很大，住在里面应该是每个窗口都有人的大家庭，事实上，住在四楼的只是一对夫妇。由于这对夫妇平时好客，住了个四房两厅的大房子，即使今天除夕，他们家里仍有客人。

吃了年夜饭，坐在客厅里，开了瓶 CAMUS，夫妻两人和他们唯一的客人，象往日一样的开聊着。

“冠杰！”周太太两手擦着润肤油，向她的客人笑着摇头：“你今天也不回家呀？”

“我早已不习惯在家吃饭了，他们也从来不指望我会回去。”赵冠杰拿了杯酒在手里转着，微仰着头，满脸是开心的笑。

“养儿子全像你这样，也真够看的。”周太太说。

“惠容！你真是会讲话。”赵冠杰站了起来：“生了像我这样的儿子还不得意呀！饭虽不回去吃，孝敬照常，年的影子还没见，我已奉上了两万元。”

“我们今年可不行。”惠容的脸色黯淡下来：“我们只送了礼。”

“明年！”周新儒向太太举杯：“明年就好转了。”

惠容看了丈夫一眼。她感谢他的安慰，她又向赵冠杰说：“帮我看看时间，十二点我要拜拜，迎新送旧。”

“放心，误不了你的事，早得很哩。”冠杰说：“迎新送旧！哈！我倒真该迎个‘新人’回来了。”

“怎么？有新对象！”新儒微笑着。

“是呀！正是有了新对象！”冠杰脸向着新儒，眼睛可瞄向惠容，她一向是他的恋爱顾问。惠容笑了：“别看我，我不爱听，大年夜别让我讲出不好听的来。”

“这点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这样迷信的人，是绝不会有坏话说出来的。”冠杰说：“而且为什么一定会说坏话呢？”

“对呀！准是好消息。”新儒向冠杰说：“说吧！我们需要的就是新气象，就从冠杰的婚姻开始。”

“我跟你打赌，冠杰，”惠容笑着：“我对你是看透了。”

“赌什么？”冠杰逼到惠容面前：“就凭这份赌注，我也得赢你。”

“赢她没什么稀奇。”新儒说：“赢份幸福回来。说说看是位什么样的小姐？”

冠杰神秘兮兮的笑着，在地毯上踱着方步，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惠容说：“你可能看过，在电视上。”

惠容横了他一眼，向新儒说：“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他还能赢我？”

新儒没话了，他只有对着冠杰两眼发直，他这个由小一起长大的同学，越来越费解了。

“我就讨厌你这种观念！”冠杰提高了喉咙：“主观！”

“主观？什么主观？”惠容也毫为相让，“你给我介绍过的女朋友也够多了；什么演员哪！电视明星哪！歌星哪！舞星——你所谓的‘武’小姐，一大堆，结果在那里？还说我主观！我才是根据统计的客观呢！”

“这个不一样！”冠杰笑了，他实在凶不过惠容：“是……”

“是洋洋模特儿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’呀”惠容兴奋地用手甩着自己的头发，她的头发很长，不过梳了个髻盘在头顶，她那虚晃的动作顿时惹得两位男士大笑特笑。

“模特儿是模特儿！不是洋洋那个，是时装模特儿，前天还上了电视！”冠杰说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惠容问。

“新人，美婷！”

惠容斜仰着头想一想：“我见过，有印象，不是你喜欢的型。”

“我太太是有点主观！”新儒说：“冠杰已经喜欢上了，你非说不是他喜欢的型！真妙。”

“那个女孩子是不是长方的脸形？”惠容不理她丈夫问冠杰说。

“对！”冠杰坐了下来。

“但是你喜欢的是瓜子脸，高鼻梁的，长方……”

“她鼻子没话说。”冠杰得意的笑着：“皮肤光洁白润，你得见见她的面才知道，电视上看不出。”

“多少岁？”惠容问得活像个“老母”。

“二十左右！”冠杰闪耀着。

“二十岁和十几岁可是个很大的分别。”惠容说。

“十九。”冠杰又站了起来，像躲避着惠容的攻击。

“哼！”惠容嗤之以鼻：“你可以做她老爸爸啦！”

“胡说！”冠杰直直的站着：“就凭我这样，做她的老爸，顶多四十出头。”

“事实上你大地十八岁！做她老爸刚刚好。”惠容毫不留余地：“我反对。”

“十九岁！”新儒也沉吟着：“是太年轻了点，不够成熟。”

“我成熟就好啦！”冠杰拍着胸口：“我这次倒很认真。”

“你哪一次都很认真！”惠容说。

“认不认真我心里有数！”冠杰得意洋洋。

“你的每个女朋友我都请客，包括那位‘武’小姐在内，这位模特儿小女孩，我不请了！”惠容真有点生气。

“武小姐？”新儒怕冠杰下为了来台，虽然三个人都是同班同学，但今天冠杰到底是客人。

“我们请过武小姐吗？”

“舞女小姐！还真以为是武小姐了。”惠容撇嘴。

“舞女也有好的。”冠杰说。

“你为什么没娶呀？我要给你介绍些规规矩矩，在银行或公司行号的职员你就是不要，而喜欢抛头露面的。”

“太太！”新儒听不入耳：“太太！不能这样归类的，你这是一杆子打……”

“好了，今天过年哩！”惠容挡着。

正说着外面就轰然巨响着放起鞭炮来。紧接着此起彼落了好一会，好像在随时描绘着过年气氛，明天早上大家踏着大街小巷的鞭炮屑拜年，才更有情趣。

“其实，”冠杰一容能听到谈话的声音，立刻接着：“太太

的好坏，全凭丈夫如何谆谆善诱，风靡女子洗净铅华成为良家妇女的比比皆是，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姐，结了婚打牌懒散也多的。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“对！我赞成冠杰的说法。”新儒说。

“最好先看看比率，统计统计，也不能说好好的小姐结了婚全是好吃懒做的。”惠容是反调唱到底了。

“冠杰，你别听我太太的，自己的终身大事，我太太不是不请客吗？我请，主要的还是心地善良。”新儒举杯说：“预祝你娶个贤妻良母，完全合乎我太太的标准。”

惠容冷笑：“我的标准！”

“一定是贤妻良母！”冠杰放下杯子，伸出手：“算命先生说得清清楚楚，我的妻宫最贵！只要是能和我结婚的，绝对好！”“见……”惠容改了口：“多用用自己的脑筋吗！算命？我也算，只问问流年，大事还是靠自己决定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冠杰说。

争执了半天的事，好像得到了个不是结论的结论，不过赵冠杰总算把他这一、两个星期来藏在心里的事讲出来了。经过这番谈话后，不但没打消他的念头，反而增强了他非娶尹美婷的念头。他并不是故意和惠容别苗头，只是他不习惯听别人的意见，惠容和他分开了些年，她并不知道：赵冠杰已今非昔比的变了个性了。

“太太，我提醒你，你可以准备你的拜拜了。”新儒看看手表说。

“冠杰！”惠容已忘了刚才的争执：“你家也拜拜的，是不？”

“家母还有个佛堂呢，早晚上香。”冠杰说。

“你的新女朋友什么教？”惠容问：“年轻女孩子赶时髦多

半是基督教。”

“你又错了，美婷是佛教。”冠杰笑着。

“怎么认识的？”新儒问。

“介绍的。”冠杰说。

“太太，你放心去拜拜吧！介绍的多半不会错。”新儒说：“太不相称的介绍人也不会乱介绍的。”

“我一定会赢的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，”惠容站起来走了，到餐厅收拾桌子，布置供物去了。

“惠容关心你。”新儒向冠杰说。

“我知道！”冠杰笑了：“我和她也是高中同学呀！你忘了？”

“婚是该结，也该慎重！”新儒又给冠杰加了酒：“尤其是你，大概是我们同学中结婚最晚的一个，应该比别人的婚姻更美满，我跟惠容认识时，连什么叫家庭，什么是夫妇相处之道，一概不知，只晓得彼此相爱。”

“你们有基础。”冠杰说：“那么长的恋爱真有你们谈的。”

“缺乏基础就更应该了解。”新儒说：“过了年我们来请客。”

“唐向贤也要请。”冠杰说。

“千万别让惠容知道，她最关心你的婚姻，到处拜托人给你留意，你先告诉了唐向贤，她一定生气。”新儒小声警告着。

“他们碰到的。”冠杰向餐厅张了张。“一见了就要请客。”

“那一定是尹小姐真不错，唐太太也保守得很的。”

“当然不错，我挑的人还能差！”冠杰意气风发，不可一世。

“少吹！见了再说。”惠容走了过来向新儒招手：“帮我把

桌子抬到客厅。”

“压末的！本来就该是顶尖儿的。”冠杰也跟着前前后后的忙着。

“顶尖？”惠容看了他一眼：“在我们同学的太太中抢顶尖？”

“怎么？”冠杰挺了挺胸脯，含着笑，似认真似不认真。

“论年轻，也许！”惠容说完了就去厨房里煮汤圆。

新儒帮着点上蜡烛，把香也点燃，鞭炮拿出来，只等惠容端出汤圆就一切齐备。

“你真行。”冠杰笑着：“我不记得你是佛教。”

“惠容是。她在纽约都拜的。”

“我听她说了！”冠杰说：“她很得意到那里都拜。”

“我当时就在她旁边！”新儒摇头。

“你真是夫纲不振！”“少破坏呀！”惠容笑着端出了个托盘，里面是三个碗三双筷子。

冠杰凑过去一看：“为什么每个碗里都只放三个汤圆，应该是好事成双呀！”

“我妈妈说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也少胡说。”惠容放好碗筷，把香递给新儒：“上香！”新儒接过香有点窘：“还得跪下呀？”

“当然！”惠容正着脸。

“跪吧！跪吧！”冠杰笑得跌足。

惠容不理他，新儒拜完后，她自己也肃穆庄严的在红烛闪闪中跪下，口中还喃喃祷告。

冠杰也不再嘻笑，拿了鞭炮和新儒一起到楼下去放，远远的鞭炮声如雷般滚动，新儒放的是串满地红，火力足，声音响，放完发，新儒喘了口气，去年的压力该过去了！而冠

杰也暗暗祷告着新年早早结束光棍生活，自己也组织这么个家庭，不是太豪华，但是舒适温馨。两个人默默的爬上了四楼，惠容敞开灯光通明的门，迎着他们拱着手，笑得粲然夺目。

“恭喜事事如意。”

“恭喜！恭喜！”

“恭喜！恭喜！”

冠杰在门口站着说：“财神接来了，你先生也送回来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”

“我送你，年除夕计程车不好叫。”新儒说。

“你送冠杰好了，我反正还要守一会儿香烛。”惠容笑着。

“谢谢，不必麻烦。”冠杰说：“我想走两步欣赏欣赏除夕风光。”

“什么时候这么雅致起来啦？是那个什么美婷的熏陶吧！”惠容说：“要不要吃点汤圆再走？”

“明天再吃。”冠杰握握手说：“新年发财！”

“成家立业。”惠容向外走了两步：“明天什么时候见？”

“你们下午一定在伯母家，我们在伯母家见。”

“真的不要送？”新儒问。

“真的。”冠杰笑着：“两口子去亲亲热热守岁吗！”

“别嫉妒，明年真该结婚了。”惠容说。

“今年！”冠杰纠正着：“十二点已过了！”

“挑眼！一路平安”惠容说。

冠杰挥了挥手，向楼下走去。到了行人道上两边一看，静荡荡的街面，灯光通明的窗户，只是见不到行人和车辆。巷子里是比较静僻一点，大街上也许好一些。他这样想着，

一个人踽踽独行的穿过两条巷子，远处的鞭炮声、近处的拜拜火花隐隐可见，兴奋的嘻笑声也会漏出门窗，钻进他的耳膜，使他深深的意识到他是被“家”冷落在外面了。

他碰到一个电话亭，突然想打个电话给美婷，看了看手表，太晚了！不能再晚了，过了今夜又长了一岁了。

2

热热闹闹的新年终于在台北过去了，人们的兴奋也因恢复了上班而稳定下来，只是赵冠杰心里仍然揣着暗暗的喜悦，轻轻的悸动，他是决定要在今年结婚了。

结婚一词对他来说绝不陌生，但是当他这样痛下决心时，仍然七上八下的心中不定，不定些什么他也不能具体的分析出来，好像一件企盼已久的东西，突然真的到了你手里，有点疑梦疑真起来，尤其和美婷才认识了两、三个月，她就答应嫁给他了，似乎是出奇的顺利，但是……总之结婚这玩意儿可不比谈恋爱，光说说我爱你就可以两心相契算是有了个交代了，婚姻的事太琐碎，他现在恨不能身在国外，那么婚姻只是当事人两个人的事；现在他在台湾，那个牵扯就大了。两家家长，同学同事朋友，不过也因为如此，娶美婷才更多了一层意义，当那些同学带着他们的黄脸婆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时，不嫉妒得心痛肺炸才怪。

今天，他就要让惠容开开眼界，唐向贤今晚请开年夜饭，他要带美婷去。最好，他能建议一下美婷的打扮穿著，不要

太摩登，不是惠容太保守，而是……

“赵先生，你的电话。”秘书小姐轻轻敲着他的门，职业性轻声叫着。

“好，谢了！”赵冠杰拿起电话，等秘书小姐那边咋啦一声挂上了，他才喂了一声。

“冠杰！”是美婷那又甜又嫩的嗓子。

“美婷！”冠杰的声音出奇的温柔：“你在那里？”

“办公室呀！冠杰，你是不是说今天晚上你有同学请我们吃晚饭？”

“是的，六点钟我到你家来接你。”冠杰说。

“那，我们中午可以不必见面了，我去洗个头发。”

“你不是昨天才洗的吗？”

“走样了，重洗一遍。见你的朋友，我好紧张。”

“紧张什么？”冠杰不乐。

“他们比我大那么多，我从来……除了我老师，没跟这么大的人做过朋友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话。”

“等他们跟你讲，他们不问你答。”

“好吧！不过我还是要去做头发，顺便修修指甲。”

“我接你下班好了。”冠杰有点恋恋不舍。

“不用，又不顺路，花那个冤枉钱，六点来接我好了。”

“要不要给伯母带点九如的粽子？”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美婷说：“六点见。”

放下美婷的电话，冠杰暂时陶醉了一下自己心中的晕晕然的感觉，到目前为止，冠杰还没发现美婷有些什么缺点，除了会使小性子，略显任性和幼稚，一般说来，她真比时下的小姐更有长处。光是那手漂亮入味的烧菜功夫，就会让惠容大吃一惊。

他心中踌躇满志，忍不住的浑身轻松，猛然站起身来打开办公室的门，门外是一个连会客室的大门，另有两扇门，一启通盥洗室，一扇通样品室，外间坐着秘书张小姐和小妹。一见他这么心情愉快的表情，就都放肆的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也同样愉快的询问着：

“尹小姐的电话吧？”张小姐笑着：“她的嗓音真甜。”

“她要我六点钟接她，今天唐向贤请我们。”冠杰拉了拉裤上的褶皱，在沙发上坐下。

“她要美化她自己，和对面的周太太她们比较比较。”冠杰得意着，其实用不着比，光是美婷那身皮肤就是让惠容再年轻二十年也比不上。

“那怎么比？周太太大她一倍。”张小姐瞪大了眼，颇为奇怪。

“周太太年轻时候……”冠杰想了想：“还不如现在好看，又黑又瘦。”

“但是周太太的风度气质都很好。”

“那当然，就算那时她又黑又瘦，风度气质也是一流的，美婷的风度……”冠杰沉吟着，等着张小姐向下接。

“尹小姐也摩登大方，一看就知道是位红模特儿。”张小姐尽量找好的说。

“模特儿？”冠杰站了起来：“她已辞掉了！她现在在做会计。”

“会计？”张小姐眼瞪得更大：“她真不像个会计。”

“她如要嫁给我，她就得辞掉模特儿工作。”冠杰板着脸，用大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，一见他的两个部下被吓得目瞪口呆，顿时大感扫兴，就势看了看钟：“我到对面去找周先生他们去吃午饭去了。”

“等一等！赵先生。”张秘书离开桌子退了过来：“这里有两封美国和香港的信，向我们购……”

冠杰接过来看了一眼：“这种生意我没兴趣，我只做大宗的鞋子生意，什么小五金！不要理。”拿了信又看了看，突然笑了笑：“我带给周先生他们，他们做杂货，近来生意又一直很坏。”

带着两封信，像揣着两个炸弹，他总得设法让惠容难堪一下。就凭新儒和惠容也想做生意？如果他们也能把生意做成了，那真……什么人都可以做生意了！下了电梯，走到大门口一看他有点泄气，小雨正轻轻的飘着，天空是一片混沌的阴云，他想打消原意回自己的办公室，可是很无聊，而中饭反正是要吃的，他向看门的门房借了张旧报纸，衣服打湿可以换，头发可是昨天花了一个下午吹好的，一湿了就变型。

遮着旧报纸过了马路，一阶阶的爬上四楼，迎着楼梯就是周新儒他们的公司，他信手开了大门，对门坐着的小妹站起来迎接了他，并向一个玻璃着内间指了指。

“……好，明天，我想办法给你……标会呀！今天下午开标……标不到？不会的，我的标子出得很高了……划不来也得标呀！……你放心！我一定还给你！”是惠容在打电话。

冠杰等她一挂上，就敲了敲玻璃门：“惠容吗？”

“冠杰！进来吗！”惠容说。

冠杰推了门进去，惠容正坐在大办公桌里面，脸色有点发红，两眼也发着光，态度倒还镇定。

“会标到了？”冠杰脱口而出，惠容那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表示着是标到会了。

“下午开标。”惠容说：“你怎么有空了，不是和女朋友约

会吗？”

“呵！你们全比我自己还记得清楚。”冠杰不作正面回答。

“是你告诉每个人告诉得清楚，否则我们怎会知道？”惠容嘴不饶人。

“今天晚上向贤家的聚会没忘吧？”冠杰向远处扯。

“没忘！等着见你的女朋友啦！”惠容答着，看不出是等着标会还债的人。

“新儒呢？”冠杰四下看了看：“一起去吃中饭。”

“他上课去了，上完课直接回家，我也要和他一起吃中饭，你也一起来！”惠容收拾着预备回家去了。

“你家有什么好吃的？”冠杰不想动。

“蛋炒饭！新儒最爱吃。”

“我请你们吃‘鸿霖’好了！蛋炒饭有什么好吃。”

“‘鸿霖’太贵！”惠容说：“老请我们吃‘鸿霖’干嘛？省点吧！马上要结婚了，存点钱吧！”

“那点钱够什么？”冠杰毫不在意：“我只是没能力帮你调头寸就是。”

“有这份心就好了。”惠容说：“真要在外面吃呀？我可真吃腻了。尤其不爱吃西餐。”

“随你，你喜欢哪里？”

“老张担担麦好了。”

“也行，炸几块排骨，不吃牛排。不吃肉，我就感冒，你看你，三天两头的感冒，就是吃得不注意。”冠杰说：“我保持着每星期两次‘鸿霖’牛排，因此省了不少医药费。”

“你少鬼！”惠容又和他唱了反调：“人家外国人都没一星期吃两次牛排，仙们也吃不起。”

“那也得看是什么等级的外国人，你认识的大概都像你所说的。我认识的就大不一样，你看我代理的那个英国鞋商！”

“好！”惠容火了：“你认识的全有钱，我认识的全是穷光蛋，我等一下就打电话叫新儒来吃牛排。”

“我可没这意思，是你太富于想像。”冠杰说着摇着手，突然他记起了口袋中的信件，他拿出来递给惠容：“你不是跟我要资料吗？这里有两家。”

“谢谢！”惠容接过来看了看：“你真的不接？在我以为，生意不管大小总是生意，多条线不是好一点？”

“不行！”冠杰斩钉截铁：“做贸易一定要专，专才做得大，认识的厂家多，顾客对你才有信心，像你们到现在还没做稳一条线，所以永远做不大，我们出一次货够你们忙好几个月的。”

“做生意除了看得准，我看运气也很有关系，我们那个工厂……”惠容有点下不了台，设法找回一点自尊。

“你们的工厂？”冠杰站起来笑得跌足：“那也叫工厂？你们是上了人家的当了。”

“上当是上当！不过如果不是前年石油一涨就是40%，我们的马赛克厂也不会倒。”惠容不服：“二、三倍的赚头，再半年不涨，我们就赚回来本钱了。”

“你们那个工厂，还是早点脱手吧！新儒就会打如算盘，还等着复苏哩！白耗！”

“我正在找人买原料，不等了，再等下去原料全跟着雨水流掉了。”惠容说：“贸易上赚的那点钱不够贴利钱，想起来饭也吃不下了。”

“你老爷该到家了吧？”冠杰指着 he 手腕上的金表说。

“哎呀！快打电话给新儒，否则他又不肯出来吃饭。”惠

容口里说着，手里连忙拨电话：“还没到家。”

“别挂上，快到了！”冠杰也知道新儒的个性，一回到家再也拖不出来，他最喜欢吃了午饭，轻轻松松的躺一躺。也许自己结了婚之后……绝不会！

终于惠容向他挤着眼睛笑了：“新儒吗？冠杰在我们办公厅，他要请你吃牛排。”

“唉！”新儒叹息着：“你明知我一上午上了四节课已累死了，正想稍稍休息一下，我下午还想去莺歌看看。”

“我让冠杰和你讲话。”惠容把听筒递给冠杰：“他说他累死了。”

“新儒！怎么样？累死了是不？一客牛排就复元啦！我们等着你啦！”冠杰不容他有任何说词。

“你有了女朋友还找定我们呀？”新儒玩笑着：“光是陪你吃饭就累死人了。”

“我也累，一到十一点就想着找谁吃饭，一到四点半又想找谁，这种日子真不是滋味，真得快点结婚了。”冠杰诉着苦。

“好了！我马上就过来。”新儒说：“再见。”

电话才一挂上，立刻又响了，惠容接过来一听是会头：“你来开标不？”

“不来。”惠容说着手有点抖：“你做主一样给标到就是，我反正也不知道行情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挂上电话，惠容有点脱力似的靠在大转椅上，叹了口气：“这种日子不知过到什么时候。”

“没有其他的路子了？”冠杰有点同情她。

惠容摇着头：“婆家没钱，娘家没钱，有钱的朋友倒有

一、两个，就是开不了口，一开了口，钱没借到，友谊说不定都不见了。”

“我也帮不上忙。”冠杰也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“我妈说的：好花开一树，烂桃子结一堆。能帮得上忙的，必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“新儒呢？他……”

“一个男人到处调头寸，名誉就难恢复了。”惠容说：“我调头寸的对象只有两个，我妹妹，和这个头。”

“真也亏了你。冠杰由衷的说：“新儒真好命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惠容皱着眉。

“有你这位贤内助呀！像我，什么事不是自己料理？”冠杰说。

“娶个贤内助吧！”惠容笑了笑：“今天晚上就可看到你的未来的贤内助啦。”

正说着，新儒连滚带爬的走了进来，坐到椅上直喘气。

“新儒，”惠容笑着走过来：“你真笨，在楼下按下对讲机我们就下去，你又跑上跑下的干嘛？”

“我按了，坏啦！”新儒呼了口气。

“打个电话嘛！”冠杰说。

“小妹在用电话。”新儒说：“惠容，倒杯水给我。”

“你们一支电话不够用呀！”冠杰皱了皱眉头。

“别给切断就不错了，缴不出电话费的日子不是没有，还多装一台呀！”惠容把自己的茶杯递给新儒，推了他一把：“那儿就这么虚了？别装了！”

新儒喝了口水说：“好了，走吧！不装了！”

“装给我看那就大错特错？”冠杰说：“我是钻石心肠油盐不进。”